

24.08 31.1

錦屏文史資料

(抗日救國軍專輯)



貴州省錦屏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辦公室編

审 稿：天柱：秦 旭

剑河：陈远卓

黎平：董至刚

锦屏：姜锡枝 兰端惠 姜家煜 欧阳章谋

梁志雄 杨贤豪 龙万金 欧阳安富

吴恩荣 龙宪杰 林顺炳 王跃归

何长盛 杨子如 龙远贵 王声堂

主 编：吴恩荣

辑 编：吴恩荣 龙宪杰 林顺炳

封面设计：杨世干

封面题字：姜锡枝

校 对：龙宪杰 林顺炳

前 言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极其尖锐，复杂时期。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四省，继而成立伪满州国，并步步向我华北逼进。

对此，中国人民群情激愤，奋起抗击。白山黑水、长城内外，抗日烽火，熊熊燃烧；北上红军，厉兵秣马，枕戈以待。然而，国民党当局却妥协退让，并于国内制造争端，打击进步势力。1935年，中央系入主贵州，取代地方政权，拉帮结伙，排除异己；横征暴敛，欺压少数民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时，为反抗暴政，争取民族生存，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各种类型的抗日救国军纷纷成立。1936年，我黔东南之天（柱）、锦（屏）、剑（河）、黎（平）即暴发了以王泽龙、陈贡章等为首的抗日救国军事件。为期虽仅半年，活动却波及湘黔数县，影响全国，震动当局。

为教育后代，团结兴帮，遵秉省、州文史会议精神，求实存真，编此专辑，今得出版，时之幸也。

政协锦屏县委员会文史办

1988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天锦剑黎的抗日救国军事件(节录)	
.....陈贡章(遗稿)	(1)
天柱侗民撵走县长谢立午	秦 旭 (4)
我参加抗日救国军的经过	王先举口述
吴恩荣、林顺炳整理	(16)
我所知道的抗日救国军	姜锡枢 (20)
回忆抗日救国军新兵团	全德衡 (31)
抗日救国军和当时的我	龙大昆 (33)
我在抗日救国军的见闻	刘光德 (36)
昙花一现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十一纵队	吴才俊 (38)
王泽龙攻打锦屏县城情况	
.....欧阳贤口述 吴恩荣、林顺炳整理	(43)
抗日救国军宣言书(附影印件)	(45)
王泽龙敦寨之战	吴恩荣、龙景斌 (47)
王泽龙轶事	何长盛 (49)
抗日救国军在九寨活动情况	龙远贵 (52)
第六团在敦寨地区的组建活动情况	林顺炳 (54)
我们在瓮洞关的收税情况	
.....龙光清口述 龙宪杰整理	(58)
曹镜秋先生与抗救国军的关系	吴恩荣 徐令卓 (60)

抗日救国军关心民漠之一例（附团长龙才铿断案影 印件）·····	放之	（61）
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建制序列表·····	林顺炳	（64）
记靖城军民击退王泽龙部的战斗·····	靖州政协	（68）
抗日救国军在黎平受编及活动情形·····		
·····	林顺炳 董至刚	（71）
罗启疆在黎平·····	左显南	（74）
罗启疆致当局关于保护王部眷属的信件（附影 印件）·····		（76）
王泽龙生平事略·····	龙宪杰	（77）
我所见到的王泽龙·····	王名立	（83）
陈贡章生平事略·····	陈远卓	（86）
我所知道的潘图英·····	吴永洲	（105）
抗日救国军团长杨志成事略·····	龙宪杰 林顺炳	（107）
怀念父亲潘图英·····	潘昌海供稿 金戈整理	（110）
抗日救国军第二纵队进出榕江概况·····	榕江政协	（112）
天、锦、剑、黎抗日救国军文史专题协作会组诗 ·····		
·····	吴恩荣等	（115）
结束语·····		（118）

天、锦、剑、黎的抗日救国军事件

【节 录】

陈 贡 章〔遗 稿〕

国民党中央政权伸入贵州代替桐梓系军阀统治贵州以后，一切的施政方针，都采取所谓“中央化”的办法，暴敛横征，残酷勒索，连农民进城挑大粪也要交纳所谓“卫生费”，当时世俗流诵“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只剩屁无捐”的讽刺语联。任用人员方面，则排除异己，只重用“中央系统”的人物。川流不息的派员下乡要钱要粮，百姓不能如期交纳苛税，被抓去县里关押起来，从重处罚。对少数民族极端侮辱，恬不知耻地以王阳明自居，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对少数民族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都强制禁止。尤其对少数民族妇女的侮辱特甚。撕裙子、剪发辮、折首饰的事情经常发生。天、锦、剑、黎四县追随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长王天培北伐的人很多，王天培被蒋介石等杀害以后，这几县在第十军的军官辗转流离回家乡，对当时的“中央”存在着深刻的仇恨心情，见到虐待人民的行为，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侮辱更为愤恨。当看到县府人员逼迫、勒索老百姓时，他们便出来打抱不平。政府当局恼羞成怒，不仅捉拿老百姓，还下令逮捕那些打抱不平的回乡军人，扣以抗捐抗税的帽子，甚而加以“土匪”或“异党（共产党）活动”等罪名，为着

防备政府派兵逮捕，他们相互串连，结成联盟，用以自卫。

一九三六年农历三月间，王泽龙（锦屏人）、龙子余、龙伯熙（天柱人）等，召集十多个人在高酿区五美镇召开秘密会议，商量营救被关押在各县牢狱里的旧同事，于农历三、四两月先后袭击天柱、锦屏两县政府，之后，把计约三百多人带回高酿区。当时龙和甫（高酿区人）向大家建议，

“我们已成骑虎之势，不如乘此机会，扩大联络，组织力量，占领几个县的政治中心，再找出路。”于是公推王泽龙为首，派龙伯熙带领两百多人转进天柱县城驻扎，利用国民党县长李鹤鸣继续代理天柱县长，由龙和甫负责通知吴传辉（远口人）占据远口，胡英富（天柱瓮洞人）控制瓮洞关税，杨士通（湘西芷江人），由大龙金子（芷江，天柱边境）进驻天柱县属的白市镇，属远口吴传辉指挥，王泽龙与龙子余亲率百余人到汉寨敦促罗鹏举（天柱汉寨人）组织力量并联络陈永昌（剑河南明人）、潘定国（剑河儒溪人）、杨成洲（剑河南寨人）等前来参加。当时陈贡章向王、龙、罗等建议：“我们只有请愿抗日，才使社会舆论支持我们，政府当局也不敢马上就派兵来攻击我们。”王泽龙等采纳这个意见之后，我们便将这个团体定名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王泽龙为指挥官，陈贡章为参谋长，立即通知龙和甫分别转知各处树起“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在汉寨镇五天中，集中达一千六百多人，在进军锦屏前，事先以“贵州抗日救国军指挥部”的名义派陈永昌赴锦屏与国民党县长邱锦章说明情况，邹锦章不以为然，偕同该县豪绅龙青云、王敬高等逃避乡下。

进入锦屏县城后，立即通电请愿抗日，并以快邮代电

的形式印就请愿书两千多份，分寄省内外，一方面派人商请邱锦章回来继续署处锦屏县政，但他不肯，只得以陈永昌代理锦屏县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经编组成军的已达六千多人，长短步，手枪三千六百多枝，以龙子余任第一团团长，龙伯熙任第二团团长，罗鹏举任第三团团长，吴传辉任特务团团长，分驻天柱远口、瓮洞、剑河南嘉、锦屏敦寨等各地，在此期间，黎平杨锦标组织了将近两千人也进入黎平县城。为找后台老板，派曹镜秋（锦屏铜鼓镇人）到广西向白崇禧接洽，白崇禧电令王泽龙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官”。在这一段时期中，王天锡（天柱人，王天培弟弟，曾任第十军副军长），积极拉拢这个团体，企图成立第十军，派其弟王天敏到广东向李济深接洽，李派龙泽生（榕江人）为代表与王天敏回天柱来表达意见。我们这批人对王天锡恢复第十军也表示拥护，并以龙和甫偕同王天敏、龙泽生再赴广东向李济深陈述情况，要求补充枪枝弹药；对广西白崇禧方面，也还不断向他报告情况，白崇禧答应补充我们七九子弹十万发，后因接受罗启疆的收编，没有把这批子弹领来。至于王天锡等人筹划成立第十军的事，也是因为局势的变化而停止了。在这几个月的过程中，贵州省当局没有派军队来攻击我们，只是调了“中央军”的九九师一个团和六三师的一个团驻扎在三穗，调四川郭汝栋的一个师进驻榕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半包围圈。后来又由云南把独立三十四旅（原是第十军的老队伍）调来，利用该旅旅长罗启疆与我们过去是同事的感情关系收编我们。我们还是拍电报到广西向白崇禧请示，随即得到复电，要我们接受“中央”的收编，一致抗日。便于农历八月中旬在黎平接受收编。王泽龙

领导的这部分人编为一个支队，王泽龙任支队长，我被调到三十四旅七百团当副团长。整训了几个月，随同独立三十四旅开赴前线抗日。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

天柱侗民撵走县长谢离午

天 柱 秦 旭

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经过贵州，国民党势力乘机渗透，取代桐梓系军阀王家烈（时王任贵州省长），组织“中央化”政权，从此，贵州省自治，落手于国民党政府。

一、谢 离 午 其 人

谢离午，原籍湖南衡阳毛立桥，行伍出身，曾任国民党军队排、连、营长等职，不学无术，善于逢迎，在贵阳夤缘当道，幸而委任天柱县县长。此为国民党政府主黔时期派往天柱之首任县官。一九三五年农历七月莅任，其人向着军装，腰栓皮带，脚缠裹腿，一派军人气息。不知人民疾苦，匪势猖獗，百废待兴，应如何治理天柱，则束手无策。因此，拜门周继光，常于鸦片烟灯床上吞吐聊天，过从密切，

与士绅耆老不相往来；每日伙同湖南乡亲拉胡琴，唱京调以为乐；不问才能，唯同乡是亲；县府主要科室，均皆为衡阳人矣。原一街头摆簸簸小贩谢某，因其系衡阳人，一举而为县政府委员，专事下乡催粮、催款、催案，厉声厉色，动辄勒索钱财，人民畏之若虎狼，恨之入骨髓。谢之暴行罄竹难书，故时人阴称其名为“谢立牛”，以泄其恨。

二、四 出 清 乡

是时沧海横流，社会动荡不安，时而此地打家劫舍，时而彼处拦路抢劫；忽尔这寨捆绑肥羊，忽尔那村谋财害命。过往闻讯，莫不毛骨悚然！使商旅不敢行其商，市者虑恐上其市，更有甚者单家独户，日不甘食，夜难成寝提心吊胆，诚惶诚恐于万一！兼以田课加重，苛税繁多，导致农村破产，市井萧条，广大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之中。谢离午，莅任后，立即建立清乡委员会，企图平息匪患，安定民心，以保安队长刘楚雄（湘籍）兼主任。其人阴险毒辣，曾任蔡廷锴之十九路军连长，一度参与上海虹桥战斗，故有胆识，亦有作战经验，凭恃其力，四出请乡，借以威慑一方。同年九月率队进驻远口，真为匪者，早已遁迹，或流窜他乡。其时以嫌疑者，是匪；游手好闲者，是匪；失意政客者，亦是匪；还乡军人者，更是匪，如斯如是，岂非遍地皆匪耶？！原北伐第十军失意还乡军人，他们因王天培屈死，心存怨恨，目睹难交课税者，遭受种种凌辱，甚或收监勒缴，是以不惧风险，挺身而出，不平则鸣。所以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竟然是非不分，民贼不查，肆意

缉拿十余人关押吴氏家祠。有吴岩祥者，原与刘主任交友，“礼尚往来”，吴有自卫手枪一支，刘发觉后，疑神疑鬼，不露声色，暗下毒手。一日，约吴至其队部聊天，刘道：“请借老兄手枪暂用几时，尔后奉还？”吴听其言而观其形，异乎寻常，疑其有诈，闪身出走，跳下戏台（因吴氏家祠内建有戏楼），以地面湿滑，触折左脚，未能迅及立起，刘则跟追跃下，将吴按倒，夺其手枪。次晨起解县城，投入监牢。不数日，吴岩祥竟被指诬为匪，处以枪决。

继而星夜出巡，清乡兰田，缉拿杨和举（绰号耗子），程作清（绰号五阎王）等匪众，孰知扑空，一无所获，盛怒之下，不由分说，将程之三哥，杨之堂弟（哑巴）等十数人捉拿。以杨和举家住兰田街首，屋后宅旁，竹林密布，遮挡视线，杨和举得以逃逸，遂将其竹林，一伐而光。

旋即清乡润松，缉拿杨明耀一伙入狱。龙元举本高陂区五美镇（今甘洞）人，寄居天柱城南门外，和龙才铿（子余）、龙大字（伯熙），龙德标，陶缉熙、杨文熙、姚皆显、杨秀模等八人，拜把结盟，凡高陂者，莫不以龙元举家为落脚点。引人注目，是故生疑。而杨明耀与龙元举又属旧交，友情笃厚，因之涉嫌，龙元举被捕。又以课税逾期不能缴纳者，亦被关押。而清乡委员会，均拘囹圄，不审不办，日积月累，狱中监禁百余之多，终因积弊，酿成举事攻城。

三、构筑碉堡群

为积极推行保、甲制度，实施防共反共的碉堡政策，勒令洞乡苗寨沿邦瓷旧道（今邦洞至瓷洞公路）、天、白旧道

（今天柱至白市公路），天、远旧道（天柱至远口），天、锦旧道（天柱至锦屏）路段两旁高地，规定构筑碉堡群。严飭每保构筑土碉堡两座，自备墙板，指定构筑地点位置，划线施工。土碉式样为正方形，墙上厚度二市尺（以下均为市尺），内空宽一丈二尺，高一丈六尺；分上下两层，每个方向，每层各开射口三个，左右两个小孔为步枪射口，中间大孔为机枪射口；碉之顶部，用毛草覆盖，四面倒水。令于一九三六年农历二月初，就地取泥，破土动工。时值春耕季节，雷厉风行，派遣民工，忍受服无偿之劳役，早出晚归，影响春播，贻误农时，农民叫苦，市民叹然！县府却置若罔闻，派员督促构筑，急于星火，责成按期完工。同年农历三月上旬，各保修筑之土碉，先后竣工，经由专人验收合格者，民工始可归农，碉堡修成后，碉与碉之间，确能守望相助，烽火相援，此谓之碉堡群也。

四、人 心 鼎 沸

俗云：“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谢离午，任天柱县长，历时九月，不察民情，肆意勒索，缉拿，借清乡之名，行敲诈之实，使许多无辜者，身陷囹圄。

契约：本是旧时买卖文书，而今契约，亦被令饬纳税，名曰“税契”。每张契约以原价若干，山坡按百分之五，田、土按百分之十，缴纳税率。经印证的契约，管业方可生效，否则，变成废纸，契约无效。通令：“按期税契，凡逾期印证税契者，所执契约，概属无效”。税契从高酿开始，此刻，高酿区民，如不税契，虽执契约，惧恐不能管业，引

来无穷忧患。因此，激起众愤。

碉堡诚然民工所修建，谢离牛（午）弥于利欲薰心，暴戾恣睢，断然决定：“凡各保修筑之碉堡，令飭卖给各保，以作各区团练自为管理与使用，每座土碉堡索取大洋二百元”。以邦洞区第三保（今六合村）为催缴出卖碉堡款之重点。然第三保保长肖永告接到鬻碉予民通知后，自言其说，碉堡系各保民工修造的，今又卖给各保，恐怕“狗急跳墙，官逼民反”？！故不轻率从事，既未摊派是款，也不公然抵制。谢委员一再登临督催，肖保长总以婉言谢绝，推辞时日。

谢重点催缴出卖碉堡款，但在实施中，出乎意料，惘然若失！进一步策划，以出巡视察为由，采取武力威慑，政治恫吓，兵丁坐催，齐头并进，妄图一气呵成。其步骤为：率队坐镇远口，分驻坵处，白岩塘（今白市），牛场（今兴隆）；转兵兰田，分兵瓷洞、注溪；回师天柱县城；再进驻高酿和汉寨（今石洞）。搜罗无余，不问风云变幻，把融是坎，一定攫取到手。事为社会人士知晓，议论纷纷，奔走相告，一时人心沸腾，大为震惊！

远口吴传声闻讯，义愤填膺，怒形于色，声罪致讨，组织活动人枪，待其视察远口，出其不意，举而杀之，为民除害。县境各地散匪，亦在趁机虚张声势，扬言攻城。谢离午未能出巡视察，龟缩城中运筹，紧急抽调各区武装壮丁，充实保安队力量，加强县城守备，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五、伺 民 揭 竿

龙才铿高酿地良人，还乡军官，与地方势力，拧成一

团，凡百莫不与商，可谓敬若神明。以其把弟兄龙元举，无辜逮捕入狱，愤愤不平。忽接元举狱中书信云：“陷身囹圄，生命危在旦夕，寄望尽早设法，方能绝处逢生”。众把弟兄窃窃私议：“目前，趁国民党政权，方始建立，尚未巩固之际，社会动乱，人心惶惑不安之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早日搭救元举于难中”。阴私锦屏县王泽龙，剑河县陈贡章联系，王、陈深表赞同，全力支持。龙元举之儿子，亦在四出奔走，推波助澜，促使势态变化。一九三六年农历润三月初，时王泽龙、陈贡章、龙才铿、龙大字、罗秉钧（鹏举）、罗秉奎、龙德标、姚皆显、杨秀模、粟连陞、龙大模、龙明柱等，汇聚于高酿五美镇龙元举之故宅，秘密会商营救故旧。计议：“惟有组织武装，袭击县府，打开监狱，才能使受害者得救，别无他策”。商定后，各自准备，分头活动，组织人枪。时高酿区为龙魁元，接县府令称：“近来匪焰嚣张，图谋攻城，为防患未然计，拟于各区抽调武装壮丁五名，增强守备力量”。龙魁元接到此令，转告龙才铿得知。龙“拍案大喜，心意汇合”！速与龙大字等密商，遣龚详炳（甘洞人）、龙光奇、喻德政（地引人）、吴作相（木杉人）等作内应。龙才铿授意道：“须当守口如瓶，绝对不为旁者知道”。并暗示喻德政：“待我等打响攻城枪声，若保安队出击相迎，在黑夜混乱之时，务必将刘队长打死，）除却凶恶，千万千万”。龙才铿等自是活动频繁，经常会晤，谋划周密，遣人打入其内，夤缘壮丁队，对于保安队人员，采取灵活对待，堪可活动者则活动；又专人往渡马，联络壮丁队长杨武保暨梁柳的杨文举，选择要隘处设置障碍，若谢离牛（午）逃出县城路过，即拦路伏击。经过一翻辗转，足

以慰者，形势喜人。于一九三六年农历润三月十八日夜，众把弟兄密会于地良龙才铿家，众议：应是争取时间，以防密泄，如其不然，遭其先发制人，势必带来灭顶之灾。是以定于农历润三月二十二日下午，将所联系人枪，集结高酿，夜半攻城。专程告知渡马杨武保，杨文举作好准备，届时截击。

迨于三月二十二日，各路侗民闻风而起，扛着枪刀、梭标，甚或有持菜刀，更有拿毛扞者，也接踵而至，业经清点，计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手枪、步枪百余只，梭标、钢刀一百肆拾余把，统归龙才铿率领，名曰“贵州东南路剿匪司令第一旅指挥龙”，由高酿向天柱进发。行抵十里冲凉亭坳，龙才铿、龙大字先后动员说：“凡入城者，绝不准许乱掳乱抢，否则？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且参与者身家受累，性命亦难保全”。

半夜时分，从南门口鸣枪，蜂拥入城，驻守西门之壮丁队，立即倒戈，配合攻打县府。此时县府内外，灯光明亮，龙元举在狱中，闻知得救，心中大喜，用侗语喊话：“打灯”。龙光奇听明清楚是龙元举喊话，举枪射击，枪响灯灭，一举冲入县府内，打开牢门，释放全部在押人犯，救出龙元举。将县府捣毁殆尽，并抄民愤重大的周继光、封朋友之家（均湖南衡阳人）。

保安队刘队长，闻听紧密枪声，率队从县府朝北门方向出击相迎，至吴斯常家左侧陡坎，被高酿区派往内应壮丁喻德政从刘背后开枪直击，刘应声倒地，尚能垂死爬行于吴斯常家左侧门边，被再填一枪，一命呜呼！以保安队及各区派往壮丁所组成之城防部队，眼看刘队长被击毙，有联系者倒

戈，不明真相者，持枪抵抗，结果五人被击毙，三人受伤，余者自行逃散。

谢离午虽知其中风潮反常，却束手无策，未能采取相应措施，是夜私离县府，与秘书彭济时，税契员李根铭，牟兵刘子盛等，悄然于东街隐宿周继光家。突然闻听枪声，不问其出事因由，狼狈朝东门外逃逸，中途汇集四人，共计八人，步行匆匆，不暇后顾，以防尾追。渡马杨武保，杨文举接龙才铿专人约定攻城时间后，为了阻止谢离午逃亡过境，选择毛坪坡（又名大坪）狭路旁，于二十二日黄昏，将一围大的一根松树砍倒，拦截去路，准备杀死谢离午，夺其枪弹钱财。杨耀庭得知其事，其人颇有声望，因参加过十军北伐，任二十八师副团长，后任靖州县官，家资殷实，老成炼达，诚渡马最大绅士，为天柱县五老之一。以长辈身份，劝说两杨（两杨皆族中晚辈）道：“你们应以桑梓前景为重，如若把县官打死在渡马，今后中央派重兵血剿，那时候，地方受累，百姓吃亏，权衡利弊，不如撵跑为上策”。一席话间，可谓“万全之策”，从而使杨闻之清醒过来，不敢贸然行事，遵其意而为之。

鸡鸣时分，谢离午等人，行抵毛坪坡时，突然一阵枪声，个个目瞪口呆，惊恐万丈，在走途无路之际，抱头沿坡绕道，投奔杨耀庭家，以解倒悬之危。时杨耀庭大义凛然，挽救垂危，谢等虎口余生，不甚感激杨之仗义，赠与花梨枪（即赤造步枪）一支，由杨之家人麻三（杨的马伕），引领谢某从构江小径，直奔白岩塘（今白市）。谢抵白岩塘区公所，未言其事，只道从速雇请小船一只，前往瓷洞。白岩塘区公所，派干事舒伟荣雇得船只，谢离午（午）、彭济时、

李根铭、刘子盛等四人，急行登船，舒率数人护送。另四人从陆路顺清水江而下，谢对其四人密语相告：“尔等若遇追兵，只道！不知我之去向，切切不可直言”。时近黄昏，水陆两路先后到达瓮洞区公所，为安全计，住杨克标区长私宅。（因系砖瓦结构楼房）午夜，谢白其事，“县城遭攻打，退避于兹，拟住时日，视其动静，若情况缓和，相机重返县城，处理攻城事件，万一恶化，只冀安然脱险，再谋他图”。舒、杨闻听之余，不胜愕然！

次日（二十四日）获悉，刘队长遭打死，壮丁队哗变，保安队武装，一部倒戈，部分解体，县府内部，凄静暗然。谢听之后，心急如焚，不知所措，唯长叹曰：“大势已去，残局难挽，唯虔默者，能化险为夷，幸甚”！随即觅找船只。因瓮洞附近两岸，无船舟停泊，遂由杨克标派人专程往金子（地名）雇邹梅芳所驾小船，以邹为人淳朴，万无一失，谓邹作好行船准备，就地等候。当日夜阑人静，谢等乘原驾小船，悄然逃离瓮洞，杨、舒伴于舟，谢等出于感激之心，将身藏快慢手枪两只，馈赠舒、杨各一支。船抵金子，改乘邹梅芳小船，杨、舒挥手，分道而别。谢离牛（午）侥幸脱险，扬长而去，直达湖南安江（今黔阳县），以邹驾船辛苦，酬劳大洋二十元。

六、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

龙才铿率侗民攻打天柱县城，撵走县长谢离午，打开监狱，释放全部在押人犯，救出龙元举等人。对于城中市民，秋毫无犯，当即整队与倒戈相随者五十余人，共计三百二十